

# 喜贴春联迎新年

□ 钱续坤

时间才过晌午,年味四溢的乡村就有鞭炮声响起。做事从来不甘落后的祖母,一边催促擅长书法的伯父赶紧去写对联,一边指挥着我们研好墨、备好糊、搭好梯。所有的工作准备妥当,太阳离西山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,祖母可不管那么多,“快贴,快贴”的命令,使得顽皮的我们开始手忙脚乱起来,同时也欢欣鼓舞起来。

“左右对仗,仄起平收!”在堂屋里还一直在挥毫泼墨的伯父大声地叮嘱道。年龄稍大的我心领神会,像猴一样“嗖”地爬上搭在屋檐的木梯,首先将上联“喜居宝地千年旺”贴在大门的右侧,然后折转到大门的左边,将下联“福照家门万事兴”举在手中,听着站在庭院中央的父亲指挥:“再上一点,靠边一点!”祖母依旧很不甘心,她眯缝着眼,背着手大声地召唤:“快,快把横批贴上!”

身穿新衣的弟弟欢天喜地的从堂屋里跑出来,他手中跳跃的四个大字,是父亲对新春最诚挚最朴素的心愿:幸福,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;祥和,是对美满家庭的期盼。

仅贴大门肯定是不够的,在乡村,即使是厨房、牛栏、猪圈,在过年时也必须贴上红红的对联。“柴米油盐此房内,人生百味我心中”、“玉鼠回宫传捷报,金牛奋地涌春潮”、“多吃多睡多长膘,有精有肥有销路”等等雅俗共赏的联语,俨然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,吸引着练字习文的孩子前来评头品足。

我把对联刚刚贴好,就清晰地听见对面的树梢上,一对留守的喜鹊正在生动地啁啾;原来,我家的墙上也有不少“鸟雀”也筑起了“新巢”——那草体的鸟儿,那隶体的鸟儿,那篆体的鸟儿,那宋体的鸟儿,在一片氤氲的红光

中扇动着美丽的翅膀,把瑞气和喜庆荡满了屋梁,把愉悦与吉祥漾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。

祖母自然不知道这些鸟儿是什么形体,但是传统的民间习俗在她的心中根深蒂固,她看到所有的对联张贴妥当,这才从阁楼上拿出那两盏大红的灯笼,嘴里还念念有词:“对联是年的眉毛,灯笼是年的眼睛,除夕是年的嘴巴……”

那时并不知道这是比喻的辞格,不过年的“眉毛”始终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我知道,那“眉毛”始终是舒展的,那“鼻尖”始终会洋溢着喜气。

又到除夕,又见对联。无须用言语表达此时的心情,我深情地凝视,真切地感受到温暖的春风,正从那一副副红对联上袅娜地升起;我知道明天一早起来推开大门,会惊喜地发现:乡村的面颊又是一片潮红……

# 常忆儿时过大年

□ 董亚茹

儿时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,我们可以穿新衣戴新帽收压岁钱,大人们忙着杀年猪宰鸡鸭,磨豆腐做年糕,为欢欢乐乐地过年而精心准备着。挂春联,贴门神,放鞭炮,家家户户呈现出忙碌而欢快的喜庆场面,过年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红红火火的景象。

最高兴的当然是到了大年三十那天了。父亲置办了最后的年货,母亲提前将家里清扫一遍,我们也在一边帮衬着。记忆中,母亲总是在柜子上卷了很厚的一叠彩纸,她会用它来剪门贴,在母亲的指点下,我们都争抢着剪彩色的门帘贴,漂亮的福字倒贴在下面,一排一排地贴起装饰着家门。父亲则喜欢写春联,虽然他的书法实在不敢恭维,但他写得无比开心,我们也兴高采烈地把春联工整的贴在门上。

年夜饭总是那样丰盛,这与父母像变戏法儿一样在厨房里忙忙碌碌一整天是分不开的,他们精心准备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。

通常,大年三十的团圆饭我们吃的很早,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喝酒吃菜聊家常,一桌子的鱼肉直吃得我们满嘴是油。吃完最后一道菜,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出去燃放烟花鞭炮,欢天喜地尽情嬉闹。闹够了就围坐着电视机前看春晚,父亲忙着摆点心和水果,母亲拿来新衣给我们,吩咐明天起来时换穿,爷爷奶奶掏出大个的红包给我们,过年的感觉一切都是那样新鲜、幸福与美好。年三十的晚上,父亲总是守岁到零点,然后放一串鞭炮迎新年,大年初一的凌晨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,以祈求来年财源广进,幸福安康,我们则在睡意中被夜半迎春接福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惊醒。

大年初一,乡下人以传统的形式走亲戚串朋友,迎来送往,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祝福与笑意,见面说着吉祥话。我们一大早就穿上新衣戴上新帽,吃完早饭跟着大人欢欢喜喜去村里拜年,给一家又一家的长辈拜年,然后我们就满心期待地接过长辈们给的糖果和红包,我们心中那甜蜜的感觉无法用词形容了。

儿时的年味总是那么美好,让人永远难忘,如今长大成人的我们终于明白,过年意味着在上一年里所有的喜悦与付出,都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,也代表着在新的一年里,将会得到更多的幸福与收获。人们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,更是预示着新的一年,新的心情,新的起点,将开启新的岁月扉页。

# 盼年的兴致

□ 周铁钧

每近春节,我便会想起小时候盼过年的情景:看家里杀猪宰肉、盼父亲为我们兄弟分鞭炮、等母亲去买布做新衣……如今虽已岁过“天命”,但每临近腊月,那记忆就越发像蛰伏在胸中的蜜糖,回味起来总是甜在心头,令我增添一份绝不亚于孩提时代盼年的兴致,多于平常几倍的忙碌。

盼过年的兴致是心底感受的凸显,我没有理由不盼望。过年了,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似石落静水,把平时那些小小的心愿,淡淡的期盼涟漪般的放大,荡去平时生出诸如“不容易”、“累”的感慨,显露出因平平安安生活而奠定的自足和充实。当然更盼在过年的假期让身心获得休闲和放松,在与亲朋好友的聚会中感受久违的友谊与亲情,让久别重逢的欣慰润平岁月磨砂出的精神溃疡。

忙碌应首属购物,临近春节,虽超市、商场的客流比平时多了几倍,但还是爱去逛逛,看到新颖别致的电器或用具,虽家里已经有了,但还是想:过年了,换一件吧!上百元一斤海鲜平时不敢问津,此时也想:过年了,买几斤吧!

另外,每逢春节我都坚持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,而且必须在大年初一穿上。我觉得,日子过出新鲜感很重要,平时可以散漫,可以重复,可以天天做同样的事,见同样的人,说同样的话,但过年不给自己“包装”出新意来,就会感觉活得单调、过得枯燥,单调、枯燥的日子就一定很累!或许身边那些陌生面孔和我的心情一样,虽然他们已经肩挎手提着大包小裹,仍然在柜台前乐此不疲地挑选着物品,人们正是忙碌地“花钱”,来稀释平时的琐碎乏味,得到“年”带来的欢快和愉悦。

在家里忙碌更是很有意思的事情:吸尘器伸进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,屋里屋外的每一块玻璃、每一件器皿都擦得比平时更加一尘不染,洗衣机不停地轰鸣,所有衣物全部来个彻底清洗。厨房里更是琳琅满目,连在酒店都难得一见的美味此时正在等待着变成佳肴……

过年了,家家户户都在忙,都忙得有趣,忙得高兴,忙得开心……是啊,现代人虽追求着更新颖、更文明的过年心态与方式,一边感慨着年味的变淡,年俗的退化,却仍一边心劲不减地筹备着年货,仍恪守着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的传统,仍心志不移地计划着来年。

盼年的兴致,是中国人难解的一个团圆心结,对年的那份表情和依恋,是经历了世世代代的熏陶滋润,融入了人们的身心魂魄,融进了本能,铸就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浓烈情结,追求着一种快乐、一种温馨、一种有滋有味的和谐幸福的生活。



# 大纵湖副刊

光阴荏苒,日月如梭,记得我在学生时代,水乡楼王镇每逢新春佳节,多种民间的传统艺术表演犹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新丰、楼南村的舞龙,范河村的舞狮,三星村的渔樵耕读、“木判”,楼范村的马队,以及贵东庄瓦匠的踩高跷……这些民间的艺术表演妙趣横生,为广大村民所喜闻乐见。新丰、楼南村的舞龙爬旗杆在中市桥上戏水,范河村的舞狮能爬五、六张大桌子,一个垫步跳到地上,接着一个翻亮相,使人惊愕不已;楼范村的马队由二三十人组成,许仙、白娘子、法海、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等人物栩栩如生别具一格。你看,四十多岁的村民巫友山扮演的“马婆子”,头扎青布巾,耳朵、鼻子上坠着个大耳环,

才过了吉首,我的心已在沈从文先生的文字里穿行、飞奔了……

晚霞落去,月色下的凤凰古城,灯火璀璨。站在沱江边上,感觉像置身于上海的黄浦外滩,只不过是一个微缩镜头而已。

仍记得沈先生对于凤凰夜色的描写:“黑夜占领了整个河面时,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灯光,吊脚楼窗口的灯光,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。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,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……”“一切光,一切声音,到这时节已被黑夜所抚慰而安静了……”(《鸭窠围的夜》)

而现在我的眼前,五彩霓虹闪烁,屏幕广告滚动,亮化了民族特色建筑物,勾勒出飞檐翘角形态各异的造型,把古城装饰得繁花似锦,如同白昼;与此同时,音乐悠扬,迪斯科、摇滚、国乐,此起彼伏,在夜空中弥散;再看沿江两岸,攒动的人群,买鲜花的、买小吃买纪念品的、出租民族服装拍照的,在熙熙攘攘的游客里转来转去……那种热闹,那种繁华,不比任何一座大城市逊色。

鞍马劳顿,坐了6个多小时的车,我们下榻酒店匆匆就餐就迫不及待来到古城,游玩两小时,时间已很晚了,但大家依然游兴不减。经导游一再劝说,这才悻悻而归。

清晨的古城,出人意料地静。也许热闹了一夜,这时候还未完全醒来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外面下起了毛毛细雨。

# 再让民间艺术活起来

□ 王加才

身着青布大褂子,屁股上挂个淘米箩子,手执五尺长的大烟斗,只见他精神抖擞,走着奶奶步,吹着口哨,穿梭于马队之中,看了叫人捧腹大笑。三星村的“渔樵耕读”、“木判”,四人齐抬,雌雄锣鼓拥两旁,那位能工巧匠王宏独自操演着,表演得活灵活现,令人叫绝。他在表演“判官”时,如果你稍不留神,一个滑叉,就抓去了你头上的帽子,使你啼笑皆非。贵东庄

瓦匠的踩高跷演技超群,表演的打莲湘,尤其是那位不知名的“跳虫”,手拿济公扇,一个鬼脸,引起满堂大笑。这些民间传统的艺术表演,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。春节来临,我愿民间的艺术表演再活起来,使各乡村的锣鼓都敲起来,使我们盐阜大地出现一个共庆“龙”年,生机勃勃的新局面。

斑驳的墙砖和绿苔覆盖的青瓦湿漉漉的,整个古城给痛痛快快地洗涤了一遍。又仿佛眼前一个无穷大的舞台,一夜之间置换了背景。透过薄纱般的晨雾,看到了一幅幅水墨丹青。流经古城的沱江,平静的水面让雨点画成了一圈圈的花纹,像铺开了一幅绵长的画卷;不时地滑出一条船来,犁开两道浅浅的浪花抹去了那些花纹,刺激着顽皮的雨点乐此不疲地接着再来一次。两岸的吊脚楼一式的木结构,贴着江边参差错落地排列着。一个个临江的窗户,撑开着的,关闭着的,朦朦胧胧,看不

几乎同时,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临窗的那张书桌上。书桌是从北京运来的,曾经伴随了先生很久。先生一生中,大部分作品如《边城》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成的。

与其他阴暗的居室不同,这里阔大的木格窗户,让阳光从外面泻入。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,正是这种古朴雅致的环境陶冶了他的性情,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。可以想象,将这张桌子安放在他的故居,桌面放着先生当年用过的洁净的稿纸,即便先生远在天边,也能够触摸到湘西凤凰城碧绿的沱江水,感受到从翠竹林里徐徐吹拂而来的微风,能够有感而发毫不费力地开启对于故乡回忆的闸门……

不知是谁,突然来了灵感,推推搡搡,硬是要把我捺在桌边的木椅上,说:“你该坐一坐这把椅子,沾一沾先生的文气。”一刹那,羞得我满面通红。

善意的荒唐。对荒唐的畏惧,油然而生。平心而论,寻梦之心有之。曾经那么的迷恋先生的文字,千里之外,专程而来,为的就是要向崇敬的大师表达敬意。而今天,我已经圆了自己的一个梦。足迹踏遍先生故居的屋前屋后,徜徉于花木荫绿的天井庭院,在雕花窗棂的先生书房流连,闻到了久远的书香,感觉职场的浮华和世俗的浮躁也将随之而去。

先生的文字,将我带到了凤凰。我会从现实中的凤凰,更好地去读懂先生的文字。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字。因为他写的是生命的风景。

# 诗意的凤凰

□ 邵玉田

清楚。但沈先生笔下的细眉的妇人,唱歌的女人,还有摆渡的少女,她的爷爷……在我的脑中一下子鲜活了,我感觉他们依旧是这里面的主人。芸芸众生,照样的人气盎然。

凤凰古城,历史悠久。不仅自然风景秀丽,楚巫文化丰韵独具,而且人杰地灵,古城风貌完整,文物古迹众多,明清时期的名人故居也不少。

唯独,凤凰古城,是在沈先生的笔下翩然而出,飞向了世界。怀一颗崇敬之心,走进了沈从文故居。